

WORLD
WARCRAFT
THE WAR WITHIN

心臟地帶



2

過往的回聲



「我不管你是誰。」守衛道。「但你不能跟他一起進去。」

珍娜和索爾站在激流堡的大門前。她上一次拜訪這座堡壘已經是多年前的事了，她不記得城門有如此宏偉。

過去它從未如此拒人於千里之外。

大門有六個守衛，都是激流堡正規軍，不是第七軍團的士兵。在大門兩旁的哨塔上，還有六個守衛，正拿著十字弓對準他們兩人。

珍娜試圖保持冷靜，但效果不彰。他們走來激流堡花了不少時間，而且她非常清楚，因為箭頭上的劇毒，索爾的力氣正在一點一滴地流失。即便現在，當他們站在大門之前，索爾身體的重量幾乎都壓在她身上，頭往下垂，呼吸極為費力。

「我們前來拜訪瑪蘭·托爾貝恩女士！」珍娜高聲道，並抬頭看向哨塔上的守衛，希望他們當中有些通情達理的人。「我的名字是珍娜·普勞德摩爾，庫爾提拉斯聯合王國的海軍總帥。這位是索爾，部落議會的獸人代表，他現在身受重傷。我們兩人都肩負和平的使命，在達納斯·托爾貝恩的指引下來到這裡，我們有急事

要與你們的攝政王商談。我要求你們立刻打開大門！」

兩人面前的守衛只是搖搖頭。

「我想你們並不瞭解。」珍娜咬牙切齒道，隨著她開始引導秘能，她的法杖也開始發光。「我請求許可只是出於禮貌…」

她感覺到索爾的大手輕碰一下她的前臂。「達納斯的信可能還沒送到，珍娜。」

珍娜吸口氣，準備爭論一番，但索爾卻將自己推離她。「我們有工作要做，而我卻是阻礙。」他朝守衛點頭示意。「別在今天犯錯。海軍總帥前來拜訪你們的攝政王。我建議你們放她進去。」

那個守衛還是動也不動，但他的身後出現動靜，珍娜抬頭一看，發現城牆上的士兵也少了一個。不久後，傳來沉重的鐵鏈聲和木頭的嘎吱聲。

珍娜鬆了一口氣，不再緊握她的法杖。至少，還有人願意聽。隨著大門開始緩慢移動，她轉向索爾，準備帶他進去，但索爾卻搖了搖頭。

「你去吧。」他開口道。

珍娜眉頭一皺。「索爾，你需要幫忙。我不能拋下你。」

「是我拋下你。」他道。「而且我會找人幫忙，但不是在這裡。我會去落錘鎮。阿格拉現在應該已經跟嘉亞拉談完了。」他朝打開的大門點頭示意。「去找瑪蘭女士商談。記住我們的任務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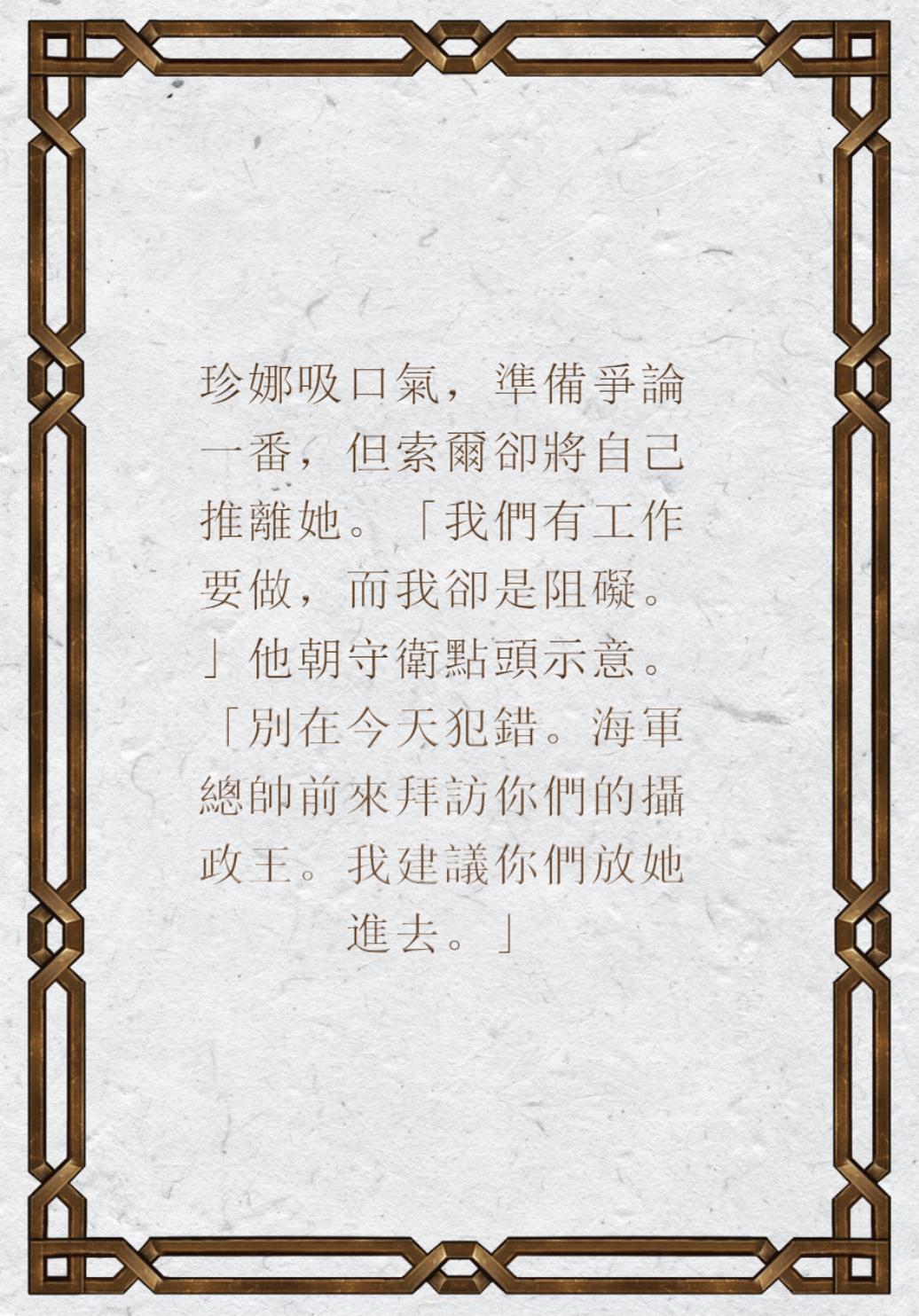
珍娜嘆了口氣，然後轉身朝向從上方來到她面前的守衛，這個人顯然階級更高，且更通情達理。

「請跟我來。」他開口道。



一穿過激流堡的大門，珍娜就感覺到全城的目光都聚焦在她身上。

這裡確實相當繁忙，而且不只有第七軍團的援軍。隨處可見身穿制服的士兵，他們是軍隊的主體，相較之下，平民似乎少之



珍娜吸口氣，準備爭論一番，但索爾卻將自己推離她。「我們有工作要做，而我卻是阻礙。」他朝守衛點頭示意。「別在今天犯錯。海軍總帥前來拜訪你們的攝政王。我建議你們放她進去。」

又少。儘管人聲鼎沸，但城裡的正常商業活動已經全部暫停，商店、旅店、住家不僅大門深鎖，還用木板遮擋，彷彿激流堡正在經歷一場強風暴雨。一般市民駐足道旁，盯著珍娜與她的護衛走過。

他們全都一臉驚恐，或許這是對於發生在城牆外的戰鬥的正常反應，但珍娜不禁感覺到，其中還有另一股異樣的情緒。面前三三兩兩的人群紛紛拉走自己的孩子，砰地一聲關上門窗，似乎將她當成敵人。

小心那海洋之女。

不愉快的回憶再次不請自來，浮現在珍娜腦海中。儘管她馬上強迫自己別去想，但這對改善心情毫無幫助。

他們很快就抵達要塞，隨著他們逐漸靠近，大門也緩緩打開。兩名魁梧的軍團士兵走了出來，後面還跟著一名身材嬌小的女士，她身上的護甲設計典雅，但防護力卻遠遠不足。她看來四十歲左右。到了這個歲數，她了解激流堡從珍娜有生以來曾經歷過的各個危機。銳利的眼神以及繃緊的嘴角透露出她曾經一肩扛起重擔。

「海軍總帥，」瑪蘭·托爾貝恩在接近的同時，雙手卻緊緊在背後握著。「感謝索拉丁。我們在這片土地上的盟友極其有限，歡迎你前來提點一二。」

珍娜眉頭一皺，試著意會這名女士的言外之意。「是的，女士。」她開口道。「我遠道而來，是有事要與你商談。達納斯提到…」

「我們這裡能拿來款待客人的東西不多。」瑪蘭打斷珍娜的話，突然道。「但同為阿拉索的後裔，我們的大門永遠歡迎你。來，請跟著我。」

說完，攝政王便轉身穿過大門，走入要塞。

珍娜調整了握法杖的位置，跟著她走了進去。



「我真高興你來了。」瑪蘭一邊帶著珍娜穿越要塞寬闊的大

廳，一邊道。「實話實說，我一直催促我的家臣對這次困境提出解決方案，都快把他們逼瘋了。」

珍娜鬆了一口氣。也許事情還有轉圜的餘地。「我很高興聽到這個消息。我們是否應該先與你的議會開會，或私下討論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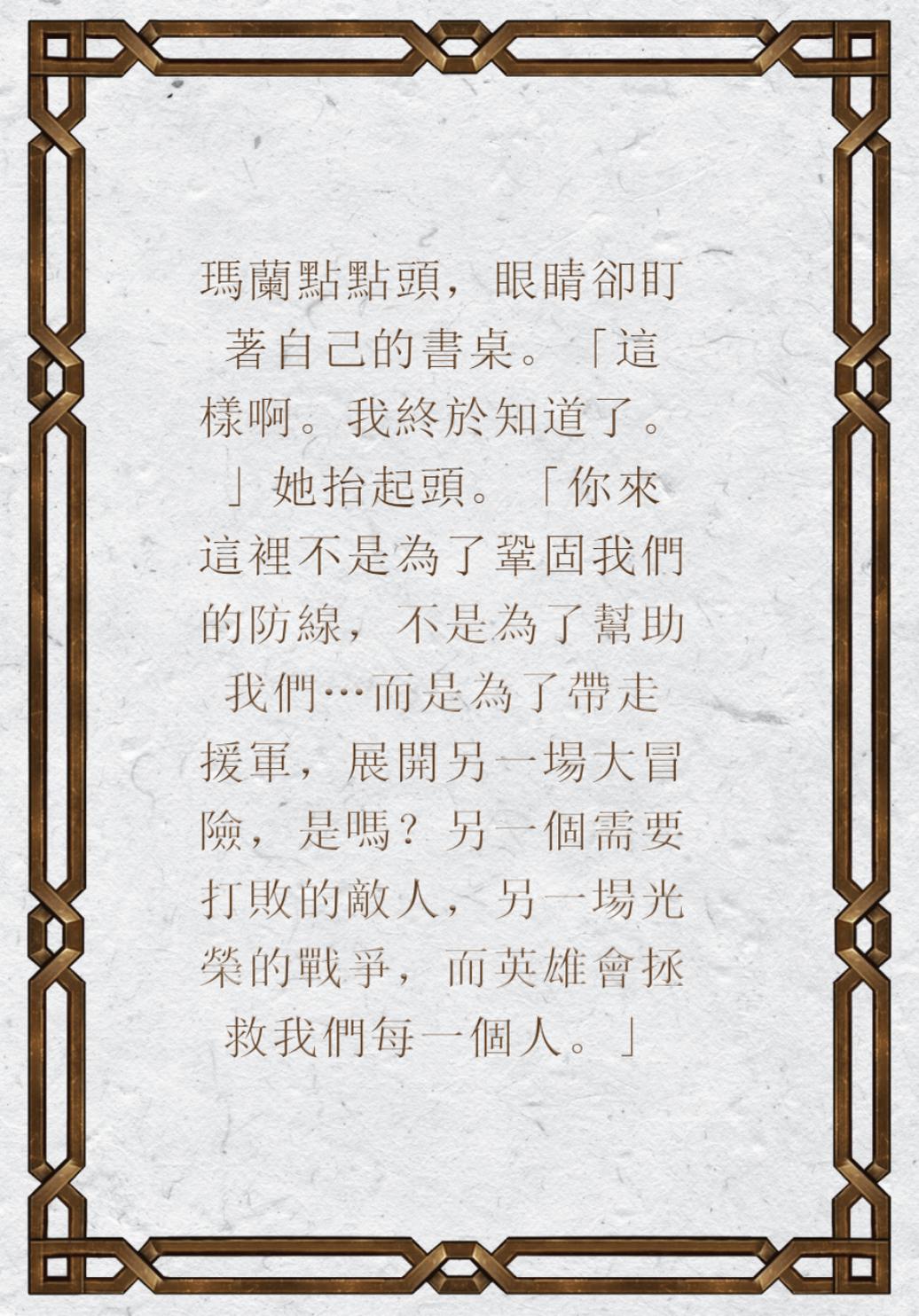
「在召集其他人之前，我們先談談。」瑪蘭道，在守衛為她打開通往書房的門的同時，揮手示意他們退下。

「我很感激你對此事的重視。」珍娜道，她在瑪蘭的邀請下，落坐於天鵝絨椅上。「現在有件急事，我與部落的特使一起來這裡，但在第七軍團與柯爾克隆的小規模衝突中，他不小心被人誤傷。你的守衛拒絕讓他進城，於是他便轉往落錘鎮。建議我們先從此事著手，請他回來，擬定一份和約，讓他帶去給瑪格哈。」她停頓一下。「但我們時間緊迫。還有很多其他事項要討論。達拉然…」

「達拉然？」瑪蘭突然插話。她在聽到這個地名時轉過頭來，彷彿她聽錯了什麼。攝政王繞過珍娜，走到她的書桌後方，坐在一張較為樸素的高背椅上，然後將手肘放在一大疊羊皮紙上。「我知道你見識過無數戰爭，海軍總帥。我知道你治理庫爾提拉斯很長一段時間。」她迅速翻著桌上的羊皮紙，直到她找到需要的那張。「但是，你知道你的王國為了過冬需要儲備多少糧食嗎？她拿起另一張羊皮紙。「知道斯陀頌恩谷地有多少匹耕馬嗎？」再拿起一張羊皮紙。「一英擔(空白全形)的鐵礦成本多少嗎？」她搖搖她的頭。「多年來，激流堡輸掉了太多場戰爭，而且未能好好照顧自己的人民。」

珍娜內心刺痛。她正在落於下風。「你說的有道理。」珍娜道。「但另一場大戰即將到來，受到威脅的，將不會只有我們自己的王國。這是一場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仗，獸人和人類都一樣。彼此交戰只會削弱我們整體的戰力。讓第七軍團和柯爾克隆並肩作戰吧。」她道。「這麼一來，也許你的人民和瑪格哈就能互相瞭解，和平共處。」

「和平共處？」瑪蘭平靜問道。「和平共處，在我的人民還在為今天被虐殺的家人哀悼的時候？」珍娜看得出來這名年輕的



瑪蘭點點頭，眼睛卻盯著自己的書桌。「這樣啊。我終於知道了。」她抬起頭。「你來這裡不是為了鞏固我們的防線，不是為了幫助我們…而是為了帶走援軍，展開另一場大冒險，是嗎？另一個需要打敗的敵人，另一場光榮的戰爭，而英雄會拯救我們每一個人。」

女士正在因憤怒而發抖，但她必須堅持立場。她握緊自己的法杖，點頭表示肯定。

瑪蘭點點頭，眼睛卻盯著自己的書桌。「這樣啊。我終於知道了。」她抬起頭。「你來這裡不是為了鞏固我們的防線，不是為了幫助我們…而是為了帶走援軍，展開另一場大冒險，是嗎？另一個需要打敗的敵人，另一場光榮的戰爭，而英雄會拯救我們每一個人。」瑪蘭的表情變得僵硬。珍娜的心臟砰砰跳個不停，攝政王漲紅了臉，咬牙切齒道。

「一旦沒有援軍，獸人的機會就來了。他們會滅了激流堡，將整個高地佔為己有。」

珍娜搖搖她的頭。「怎麼可能…」

瑪蘭冷笑一聲。「你會來向我提出這樣的要求，我不該感到意外。聯盟一直都是這樣，要求我們犧牲小我，完成大我。但我現在告訴你，在聯盟趕著打下一場仗的時候，我們已經走投無路了。我在此為了激流堡發聲。他們是我的人民。他們的命一樣珍貴，而我會盡全力保護他們。」

「瑪蘭，請聽…」

「我既是這裡的攝政王，就會盡好自己的本分。作為這個王國的盟友，你可以在這裡留宿一晚，但我認為你最好在天亮時離開。」



那天下午，珍娜站在客房的窗邊，看著信差跳上馬背，腳跟一踢，急忙衝向激流堡的正門，帶著信件朝暴風城飛奔而去。

她希望這是正確的決定。她覺得有必要寫信給達納斯，表達她對瑪蘭的擔憂，並請他盡快趕回來。但珍娜也深知，召回達納斯的舉動可能會火上加油，讓情勢更加一觸即發。

在與攝政王見過面後，珍娜被匆匆打發，由守衛一路護送到客房。或許這樣也好。經過漫長的一天之後，珍娜很樂意讓瑪蘭先冷靜一下，之後雙方才能更理性地展開會談。在此同時，珍娜決定在城裡四處走走，親自感受一下現況。

當她一踏上街道，就能感覺到瀰漫在空氣中的緊張感，市民和第七軍團的士兵即使不是赤裸裸地露出敵意，也會保持距離，充滿警戒。珍娜無視他們。至少，這種孤立狀態讓她能夠好好思考。

相較於她的擔憂，珍娜其實能理解瑪蘭的立場，但她確實考慮不周。激流堡一直以來為周圍的敵對勢力所苦，同時也是第四次大戰的一條主要戰線。珍娜深刻了解接手一座處境艱難的王國、四面受敵…並發現家族最重要的盟友背叛了你是什麼樣的感受。瑪蘭只是在做她認為對人民最好的事，但她急需指引。珍娜希望她叔叔的建議能有些幫助，但她也怕當達納斯返回激流堡，可能會因為兩人的權勢之爭，讓緊張的情勢雪上加霜。

最終，她選擇字斟句酌地寫下信。當珍娜穿過這座城市，她了解自己剩餘時間不多。的確，達納斯也許會來，但他可能來得太遲。而她人現在就在這裡。

她必須主動找出正確的解決之道。



一、二。一、二。

索爾數著他的步伐，全神貫注地一步步穿越阿拉希高地。

一、二。一、二。

但他的速度越來越慢了。他很清楚。他也很清楚，落錘鎮還很遙遠，而他中的毒效果猛烈，每次呼吸都會奪去他一絲力氣。他的左臂已經完全麻木。他已經能夠感覺到劇毒的陰寒從傷口向外擴散，痛苦隨著他的每一次心跳脈動。

他面露痛苦，心裡卻想著，至少他知道自己要去哪裡。就算閉著眼睛，他也能走到落錘鎮。阿拉希高地這個地方他太熟悉了，他一邊走著，一邊暫時放縱自己，回想起過去那些日子，在第三次大戰之前，他和奧格林·末日錘一起來這裡解放收容所中的獸人。那是一個地獄，充滿剝削、苦難、痛苦和悲傷，還要承受人類將獸人的心氣踩在腳下的折磨。收容所就在那丘陵之下，也是如今的落錘鎮座落的地方。

阿拉希高地這個地方他太熟悉了，他一邊走著，一邊暫時放縱自己，回想起過去那些日子，在第三次大戰之前，他和奧格林·末日錘一起來這裡解放收容所中的獸人。那是一個地獄，充滿剝削、苦難、痛苦和悲傷，還要承受人類將獸人的心氣踩在腳下的折磨。收容所就在那丘陵之下，也是如今的落錘鎮座落的地方。

沒錯，索爾知道路。

一、二。一……二。

一。

索爾閉上雙眼，血液在他耳朵裡咆哮。他憑著意志力繼續邁步，但眼皮之後的黑暗世界卻開始張牙舞爪。

接著，一隻帶著善意、強壯的手推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引導他，指揮他。他的戰友、他的戰士，鼓勵他前進。抵達收容所。
解放你的族人。

是的，奧格林。我聽見你的聲音了！

索爾睜開雙眼。那人就在前面。這並非他的想像，他並非獨自一人。前面的人是在下一次起義前消失的奧格林嗎？在索爾的身旁，還有他全副武裝的戰友，準備與他一起出征。

只要他能再邁出一步。再一步，再一步。

一、二。

一。

索爾跌倒在地。已經天黑了嗎？但天色一定不可能這麼黑吧？他眨眨眼，用還能動的那隻手擦擦自己的臉，但他眼前一片黑暗，還有黑色的火花在舞動著。

許多人影來到他周圍。是獸人嗎？不。是人類！是來殺他的！

索爾試著起身，但他毫無力氣。他舉起右手，握緊不存在的斧柄。他大聲呼喊，警告奧格林他們遇到埋伏了，但他卻怎麼都聽不到自己的聲音。

索爾逐漸失去視野，人類一湧而上，包圍著他。索爾大叫著，想向朋友求援，向部落求援。他試著再次起身，但他周圍的世界化成深不見底的冰冷海洋，他感覺到自己正在下沉，沉得越來越深，最終沉入深淵。

關於作者

Adam Christopher 是紐約時報暢銷書籍《Star Wars: Shadow of the Sith》以及《Stranger Things: Darkness on the Edge of Town》的作者。他也為熱門的 CBS 電視節目《福爾摩斯與華生》以及獲獎的電玩遊戲系列《冤罪殺機》撰寫過官方周邊小說。Adam 是阿奇漫畫 21 世紀的超級英雄「盾牌俠」的聯合創作者，他也為映像漫畫的 Greg Rucka 與 Michael Lark 創作的《拉撒路》系列以及 Big Finish 的《超時空奇俠》宇宙撰寫過。他不僅是國際暢銷書籍《Star Wars: From a Certain Point of View》週年選集系列的貢獻者，Adam 還為 IDW 撰寫了全年齡適讀的《Star Wars Adventures》漫畫。Adam 的原創小說包括《Made to Kill》以及《The Burning Dark》等，而他的出道小說《Empire State》也榮獲了《SciFi Now》與《金融時報》的年度最佳書籍